

清詩話

梅村詩話序

吳祭酒詩話一卷乙未歲余讀書胥江之感德菴祭酒元孫翔洽時僑寓廣陵甥館過從頗密見其篋中攜此帙蓋先生手書稿本中多改竄有塗乙不可辨者余譯而錄之附諸集後帝虎之訛知不免焉小鐵山人楊學沆

竹
木
言
言
月

梅村詩話

太倉吳偉業駿公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宋攷字文玉。別字九青。萊陽人。年十九登乙丑進士。由吏科給事中。陞太常寺卿。進戶部侍郎。以枚卜遇譴歸。城陷不屈死。其父尙寶卿繼登。夢李北地至其家而得攷。少穎異。爲詩學少陵。愛蒼渾而斥婉麗。然不無蹊駁。當其合處。不減古人。日課五言詩一首。爲亞卿將大用。遽嬰疾卒。年尙未四十。集竟散佚不傳。嘗與余同使楚。楚嘉魚熊魚山。竟陵鄭澹石。俱九青同年。到武昌相訪。鄭詩亦清逸。其贈什曰。剖斗折衡爲文章。天下婁東與萊陽。謂吾兩人也。九青登黃鶴樓。過小孤。皆有詩。今失記。唯憶其掖中言懷一聯云。朋友誰與生死問。朝廷今作是非看。時上方切治苞苴。而金吾徼卒乘之。反行其姦利。貪吏放手無罰。而寸蹠尺縑。輒加速治。九青之語。蓋實錄也。過南中有云。艸迷三國樹。水改六朝山。九青曰。天下之山。未有不由水改者。其用意精刻如此。

陳子龍字臥子。雲間華亭人。由丁丑進士。攷選兵給事中。徇節死。友人宋轅文收其遺稿。今並存。臥子負曠世逸才。年二十。與臨川艾千子論文不合。面斥之。其四六跨徐庾。論策視二蘇。詩特高華雄渾。睥睨一世。好推崇右丞。後又摹擬太白。而少陵則微有異同。要亦嘔強語。非由中也。初與夏考功瑗。公周文學。勒卣徐孝廉。閻公同起。而李舒章特以詩故。雁行號陳李詩。繼得轅文。又號三子詩。然皆不及。當是時。幾社名聞天下。臥子奕奕眼光。意氣籠罩千人。見者莫不辟易。登臨贈答。淋漓慷慨。雖百世後。猶想見其人也。嘗與余宿京邸。夜半謂余曰。卿詩絕似李頎。又誦余雒陽行一篇。謂爲合作。余曰。卿詩固佳。何首爲第一。臥子曰。苑內一作禁苑起山名萬歲閣中一作複宮新戲號千秋。此余中聯得意語也。祠官流涕松風路。回首長陵出塞年。又李氏功名猶帶礪。斷霞落日海雲黃。此余結法可誦者也。余贊嘆久之。晚歲與夏考功相期死國事。考功先赴水死。臥子爲書報考功於地下。誓必相從。文絕可觀。而李舒章仕而北歸。讀臥子王明君篇曰。明妃慷慨自請行。一代紅顏一擲輕。則感

慨流涕。舒章久次諸生不遇。流離世故。黽勉一官。反葬請急。遇臥子於九峯山中。期滿北發。未渡江而臥子及禍。舒章鬱鬱道死雲間。有爲詩唁之者曰。蘇李交情在五言。未嘗不寄慨於此兩人也。

楊廷麟字伯祥。別字機部。臨江人。爲文排盪峭刻。在韓蘇間。書法出入兩晉。做索靖體。詩則好用奇思棘句。不甚合律。然秀異聳拔。往往出入機部。偕臥子同出吾師。姜新建之門。以文章節氣相砥礪。既遇黃石齋先生於京邸。一見道合。負直節。好強諫。上書論閣部楊嗣昌失事罪。得旨改兵部贊畫。參督師盧象昇軍事。余贈之詩曰。諸將自承中尉令。孤臣誰給羽林兵。蓋紀實也。盧與閣部議軍事不合。遇機部相得甚。已而中外異心。兵勢日蹙。盧自謂必死。顧參軍書生。徒共死無益。乃以計檄之去。機部不知也。機部至孫侍郎傳庭軍前六日。而盧公於賈莊徇難。乃求得其尸。抱之痛哭。盧公之死。有馬士抱之。傷不深。機部詩云。死君旁者一掌牧。通首俱妙。惜佚落不全。又憶其渾河詩中聯云。春至軍中草木冤。亦奇句。機部自盧公死後。其策益不用無聊生。會詔詰督師死

狀賈莊前數日督師誓必戰顧孤軍無援聞太監高起潛史作陳起潛史誤兵在

近則大喜於眞定野廟中倚土鏃作書約之合軍高竟拔營夜遁督師

用無援故敗機部受詔直以實對慈溪馮鄴仙得其書謂余曰此疏入

機部死矣爲定數語機部聞之則大恨先是嗣昌遣部役張姓者史作俞振龍東

林列傳云俞渾名貂鼠蓋以縫皮爲業者偵賈莊而其人白盧公死狀流涕動色嗣昌榜笞之楚

毒備至口無改辭呼曰死則死耳盧老爺忠臣吾儕小人敢欺天平遂

以考死於是機部遺書馮與余曰高監一段竟爲刪卻後世謂伯祥不

及一部役耶然機部竟以此得免余詩又有曰憂深平勃軍南北疏訟

甘陳誼死生亦實事也已而機部過宜興訪盧公子孫再放舟婁東與

天如師及余會飲十日嘉定程孟陽爲畫髻參軍圖錢東澗作短歌余

作臨江參軍一章凡六十韻余與機部相知最深於其參軍周旋最久

故於詩最眞論其事最當即謂之詩史可勿愧機部後守贛州從城上

投濠死集竟散佚不傳機部隆武中進兵部尙書東閣大學士開府南贛丙戌十月初四日死難

龔鼎孳字孝升廬州合肥人甲戌進士授蘄水知縣丙子余與九青使

楚而孝升分一經最得士相知爲深後考選給事中入本朝爲太僕寺少卿中間流離患難幾不免庚寅秋於臨清舟中報余書曰庾樓之別垂十五年壬午以前猶得時通音驛運移癸甲大棟漸傾妄以狂愚奮身刀俎甫離獄戶頓見滄桑續命蛟宮偷延視息墮阮落塹爲世慙人先生方霞引碧山之巔鴻舉青雲之外西薇東菊萬仞難躋自顧平生曾邀盼飾相期何等蹉跌至今所以伏處蓬蒿欲有陳而未敢也停舫金閭竊幸龍門在望展晤有期而先生既抱騎省之傷賤子亦迫王猷之棹何圖咫尺復成參商唯從同人處見先生尺幅寸幘片言隻字寶若明珠大貝火齊木難攬持芳華以當瞻侍耳客秋至白門拜發良書欣聞警欬蹶然頑懦復起爲人感念疇曩泫焉雨泣自傷末路尙爲知己所收憐使得齒於舊游之末中間情文溫緝慰諭綢繆金錯玉盤美人之遺我厚矣伏蒙不棄鄙陋垂問雕蟲先生留意文章超絕前軌馬班屈宋蔚有兼長爍火至微何敢妄希扶桑之耀且身旣敗矣焉用文之顧萬事瓦裂空言一綫猶冀後世原心宣鬱遣愁亦惟斯道往在燕

邱與秋岳舒章諸子各有抒寫。篇軸遂繇。近年以來。蓬轉江湖。仲宣登樓。衿情難忍。嗣宗懷抱。歌哭無端。未極斐然。不無驅染。然前則魂魄初召。瑟既苦而難調。繼乃離索寡羣。刀雖操而未善。亟思大雅。提振小巫。九合葵邱。舍公誰屬。方當悉索敝賦。奉鞭弭於中原。不敢煩包茅之討也。此行粗了殘局。即歸臥松筠。興會適來。扁舟相就。極論千古。殫精百氏。備孔門之游夏。偁鄴下之應徐。庶幾餘生不同艸木。先生著作。雷霆天壤。氣象名山。亦肯示雌霓於王筠。授論衡於中郎否耶。此書至。余發之於相知。讀者無不以爲徐庾復出也。孝升於詩最秀穎高麗。聲調適緊。有義山之風。余嘗憶其潤州一首中聯云。亂後江聲猶北固。坐中人影半南冠。激昂慷慨。猶是此書大意。可爲三歎。

女道士卞玉京。字雲裝。白門人也。善畫蘭。能詩。好作小詩。嘗題扇送余。兄志衍入蜀一絕云。剪燭巴山別思遙。送君蘭楫渡江皋。願將一幅瀟湘種。寄與春風問薛濤。後往南中。七年不得消息。忽過尙湖。寓一友家。不出。余在東澗宗伯坐。談及故人。東澗云。力能致之。呼輿往迎。續報至。

矣。已而登樓。託以妝點。始見久之云。疢疾驟發。請以異日訪余山莊。余詩云。緣知薄倖逢。應恨恰便多情喚。卻羞此當日情景實語也。又過三月。爲辛卯初春。乃得扁舟見訪。共載橫塘。始將前四詩書以贈之。而東湖讀余詩有感。亦成四律。其序曰。余觀楊孟載論李義山無題詩。以爲音調清婉。雖極其濃麗。皆託於臣不忘君之意。因以深悟風人之旨。若韓致光遭唐末造。流離閩越。縱浪香歛。蓋亦起興比物。申寫託寄。非猶夫小夫浪子。沈湎流連之云也。頃讀梅村豔體詩。聲律妍秀。風懷惻愴。於歌禾賦麥之時。爲題柳看桃之作。旁皇吟賞。竊有義山致光之遺感焉。兩窗無聊。援筆屬和。秋蛩寒蟬。噪吟啁晰。豈堪與間關上下之音。希風說響乎。河上之歌。聽者將同病相憐。抑或以同牀各夢。而蹶爾一笑也。詩絕佳。以其談故朝事。與玉京不甚切。故不錄。末簡又云。小序引楊眉庵語。義山臣不忘君語。使騷人詞客見之。不免有兔園學究之誚矣。然他日黃閣易名。都堂集議。有彈駁文正二字。出余此言爲證明。可以杜後生三尺之喙。亦省得梅老自下注脚。其言如此。玉京明慧絕倫。書

法逼眞黃庭。琴亦妙得指法。余有聽女道士彈琴歌及西江月醉春風
填詞。皆爲玉京作。未盡如東湖所引楊孟載語也。此老殆借余解嘲。
湯燕孫字元異。姑熟人。緒山懷古二首云。赤鑪山頭鳥不飛。上皇曾此
易青衣。無多侍從爭投甲。有限生靈但掩扉。五國城西邊月苦。景陽樓
下暮鐘微。傷心莫唱淋鈴曲。未得生從蜀道歸。淚逐天風向北揮。山僧
指點舊重圍。翠華東駐泉偏咽。代馬南來艸不肥。野老久知今日事。先
臣猶護昔年非。延秋門外王孫盡。司馬元戎自錦衣。二詩於乙酉五月
事極切。哀婉淒節。使人不忍讀。武塘夏雪子極稱之。
周鍾字介生。以陷賊污僞命。自投南歸。南中誣其賀賊表有堯舜湯武
語。論斬西市。其實乃張麟然陝西賀表語。非鍾筆也。麟然庚辰進士。以
西安知府降賊。曾以語人曰。偶爲此語。不意爲政府皇上所見賞。又自
請循宮。手棄太廟神主於外。其死也叩頭流血。口稱皇上。臣該萬死。蓋
爲天所誅云。鍾以文章負海內重名。不能徇節。死固其罪。獨爲黨人所
殺。誣以大逆。則冤甚矣。雲間李雯親見其事。曾爲詩哭之曰。亂世身命

可自由恨君不及鄭虔州。勸秦新論誰曾草。月旦家評總世讎。鍾從兄
曰鑣。字仲馭。亦負重名。相忌積不能平。聞此言卽仲馭文致。竟以他獄
與鍾同死。家評蓋指此也。

楊機部。徇節後。云已無子。有康小范。孝廉來吳門。攜機部在贛州詩十
餘首。并言其子尙在小范與機部同事。兵敗被縛下獄。瀕死而免。吳門
葉聖野贈之詩曰。盧諶流落劉公死。回首章門一惘然。亦俠烈士也。余
後訪機部子。知在寧都山中。寧都有彭同者。爲機部門人。以諸生特授
職方郎。監總兵順慶軍。順慶之復寧都也。在金王舉事時。機部已前死
矣。己丑正月。南贛總兵胡有陞破寧都。職方曰。吾以書生受思陵不次
之遇。不可以不死。與其妻皆自縊。寧都被兵大掠。機部之子。亦在掠中。
職方之弟曰彭士望者。亦機部門人。訪知之。以三百金贖得。并求得其
母子置一處。此兩彭君者。可謂不負機部者也。機部詩寄李尙書云。朝
聞驛使向江樓。虎鬣魚文耀列侯。戎服晝銷南浦雨。漢家雲護北陵秋。
空同山下看雙節。天柱灘頭領八州。今日傳呼新僕射。臨淮依舊擁貂

裘過惶恐灘云。空山夕照深江樹。明月灘聲下石城。愁盡關河極北望。
如今虎豹正縱橫。鶴猿自在灘邊宿。江漢飄零夢幾還。遂使南州爲異
域。知君何處塞函關。丙戌元日云。黃華嶺外瑞雲齊。白露洲前戰馬嘶。
五道將軍臨直北。三江父老望征西。春風斗帳降銅馬。細雨戈船鬪水
犀。此日建康應拜舞。近臣還解賦鳧鷖。又一首。朝元帳下領高班。稽首
春風動百蠻。九葉雲雷開萬國。一時江漢擁三山。宮中勝帖盤龍出。杖
裏芳尊藉草頒。從此鎬京傳盛事。年年虎豹度天關。丙戌九日云。河西
獵火照高樓。五嶺風光異昔游。木葉寒雲看戍晚。菊花宜雨漢宮秋。山
城野幔開三市。江表輕裘署九州。旦晚功成萸釀熟。憑君一笑舊田疇。
又次首僅記其中聯云。將軍話嘯多文吏。羣盜縱橫半舊臣。機部詩學
素拗折。此竟高渾深麗。軍中從容慷慨。戎服賦詩。具見整暇。七年不見。
其學問之進益如此。

圓鑿靈隱僧。故練川大家子也。父兄死國事。其哭江東詩曰。平原曲罷
人何在。越絕書成事已非。人多稱之。已而被收。亡命爲僧。在揚州。有過

天寧寺見放馬歌最悲壯詩曰法窟聊藏獅子花空山爲指金鞭影神
駿惟應支遁看舊恩不願孫陽顧垂頭肯向朔風嘶烙印猶存漢家字
寄兄研德云歸期似夜長難曉別夢如秋遠更清竟以疾沒於靈隱友
人周子俶舊與游過其地爲詩弔之曰袁尹全家赴汨羅九闍夢夢訴
如何只今靈隱猿三叫怕聽天寧放馬歌又曰寺樓遙挂海門潮鷺嶺
龍宮夜寂寥精衛不知何處去冷泉亭下獨吹簫

黃媛介嘉興人儒家女也能詩善書其夫楊興公聘後貧不能娶流落
吳門媛介詩名日高有以千金聘爲名人妾者其兄堅持不肯余詩曰
不知世有杜樊川指其事也媛介後客於虞山柳夫人絳雲樓中樓燬
於火東澗亦牢落嘗爲媛介詩序有今昔之感吳巖子偕其女卞元文
皆有詩名媛介相得甚媛介和余詩曰月移明鏡照新妝閨閣清吟已
雁行花裏雙雙巢翡翠池中六六列鴛鴦黃梁熟後遲仙夢白雪傳來
促和章一自蓬飛求避地詩成何處寄蕭孃罷吟紈扇禮金仙欲洗塵
根返自然風掃桃花餘白石波呈荷葉露青錢山中自護燒丹井世上

誰耕種玉田。磊磊明珠天外落。獨吟遙對月平川。石移山去草堂虛。漫
理琴尊葺故居。閒教癡兒頻護竹。驚聞長者獨回車。牽蘿補屋思偏逸。
織錦成文意自如。獨怪幽懷人不識。目空禹穴舊藏書。往來何處是仙
壇。飄忽回風降紫鸞。句落錦雲驚韻險。思縈彩筆惜才難。花飛滿徑春
情淡。水漲平隄夜雨寒。憶昔金閨曾比調。莫愁城外小江干。此詩出後。
屬和者甚衆。妝點閨閣。過於綺靡。黃觀只獨爲詩非之。以爲媛介德勝
於貌。有阿承醜女之名。何得言過其實。此言最爲雅正云。

林衡者。莆田人。少游黃忠烈之門。以壬辰二月來婁東。所箸詩古文詞
數十卷。詩蒼渾深秀。古文雅健有法。其行也。余贈以詩。有五月關山樹
影圓。送君吹笛柳陰船之句。已而道阻。再游吾州。則秋深木落。鄉關烽
火。南望思親。旅懷感咤。有聽鐘鳴悲落葉之風焉。其客中言懷四首曰。
南方方震蕩。爲客久堪悲。海內親朋少。兵間道路遲。無衣霜落後。不寐
月明時。孰伴城頭柝。烏號向北枝。音書不能寄。萬里鳥空回。壁壘連三
月。乾坤動七哀。高秋聊看菊。夜月自空臺。淚眼涓涓甚。憑誰辨劫灰。干

戈傳更甚。多病在長途。幾月來霜雪。家鄉問有無。雲孤滄海雉。身傍夕陽烏。含愧看秋色。蒼蠅得壯圖。幾次逢親故。途窮不敢言。關梁判一醉。烏雀總千村。樹立清商色。江消野岸痕。三毛潘岳見。貧病媿私恩。殺氣何時盡。閩方亂不停。荔支愁萬騎。牛女怨雙星。露白隨風柳。猿嘯滿石屏。身經兵火慣。長醉不須醒。衡者詩文極多。以閩南不辨四聲。多拗體。此五首駸駸江南風致矣。

蒼雪師雲南人。與維揚汰如師生同年月日。相去萬里。而法門兄弟氣誼最得。蒼住中峰。汰住華山。人以此無著天親焉。汰公早世。其徒道開能詩兼書畫。後亦卒。而蒼公年老有廢疾。然好談詩。以壬辰臘月過草堂。謂余曰。今世狐禪盛行。一大藏教。將墜於地矣。且無論義學。卽求一詩人。不可復得。乃幸與子遇。我襍被來。不曾攜詩卷。當爲子誦之。是夜風雪大作。師語音愴重。撼動四壁。痰動喉間。咯咯有聲。已呼茶復話。不爲倦。漏下三鼓。得數十篇。視階下雪深二尺矣。當其得意。軒眉抵掌。慷慨擊案。自謂生平於此證入不二法門。禪機詩學。總一參悟。其詩蒼深

清老沈著痛快。當爲詩中第一。不徒僧中第一也。余憶其贈方密之中
聯云。山中久不見神駿。世上人多好畫龍。贈百史五六聯句云。霜氣一
湖飛遠夢。月明今夜宿孤峰。朝來無限塵中事。回首西山路幾重。金山
詩中兩聯云。古今僧住老。日夜水朝東。塔閃中流火。帆來四面風。清涼
臺懷古云。薰風不見吹人醉。春雪無聲到地消。焚筆詩云。土塚不封毛
盡禿。鐵門斷限字原無。欲來風雨千章帚。望去蒼茫一管枯。皆絕唱也。
師有和余西田賞菊詩。有獨擅秋容晚節全。全字落韻。和者甚衆。無出
師上者。其金陵懷古四首。最爲時所傳。師雖方外。於興亡之際。感慨泣
下。每見之歌詩。嘗自詠云。翦尺杖頭挑寶誌。山河掌上見圖澄。休將白
帽街頭賣。道衍終爲未了僧。益以見其志云。

瞿式耜字稼軒。常熟人。由進士爲兵科給事中。好直諫。爲權相所訐。與
其師錢宗伯同罷歸。築室於虞山之下。曰東臯。極游觀之勝。酷嗜石田
翁畫。購得數百卷。爲耕石軒藏之。未幾。里中兒輩文誣染。偕宗伯逮就
獄。余時在京師。所謂東臯草堂歌者。贈稼軒於請室也。後數年。余再至

東臯則稼軒倡義粵西。其子伯升門戶是懼。故山別墅皆榛蕪斥賣。無復向日之觀。余爲作後東臯草堂歌。蓋傷之也。又二年。知稼軒以相國留守桂林。城陷不屈。與張別山俱死。別山者江陵人。故相國文忠公會孫。諱同敵。爲督師司馬。稼軒臨難遺表曰。庚寅十一月初五日。聞警。開國公趙印選移營先去。衛國公胡一清。寧遠伯王永祚。綏寧伯蒲纓。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盡室而行。唯督臣張同敵從。江東泗水過江。相期同死。其赴義則閏十一月之十七日也。纍囚一月。兩人從容倡和。稼軒得詩八首。曰。二祖江山人盡擲。四年精血我偏傷。又曰。願作須臾階下鬼。何妨慷慨殿中狂。其末章云。年逾六十復奚求。多難頻經渾不愁。劫運千年彈指到。綱常萬古一身留。欲堅道力憑魔力。何事俘囚學楚囚。了卻人間生死業。黃冠莫擬故鄉游。別山和章云。稜稜瘦骨不成眠。祖德君恩四十年。腰膝尙存堪作鬼。死生有數肯呼天。又云。白刃臨頭唯一笑。青天在上任人狂。又云。亡家骨肉多新鬼。多難師生共哭聲。又云。此地骨原堪朽腐。他時魂不待招尋。二公死。有舊給事中後出

家號性因者。收其骨。義士楊碩甫藏其稿。稼軒孫昌文間關歸。以其詩與表刻之吳中。爲浩氣吟云。別山死事最烈。其未死也。受考掠。兩臂俱折。目睛出。語不爲撓。稼軒有初六日記事一詩云。文山當日猶長揖。堪笑狂生禮太疏。別山和云。臂先頭斷生堪賤。身爲城亡計豈疏。銜木焉知舌在否。傷睛自笑眼多餘。此其被刑事也。稼軒以義命自處。從容整暇。詩云。死豈求名地。吾當立命觀。又自艾曰。七尺不隨城共徇。羞顏何以見中湘。蓋指何公騰蛟以徇難封中湘王也。若兩公者。真可謂殺身成仁者矣。錢宗伯爲詩哭之。得百二十韻。其序浩氣吟。文辭抗烈。絕可傳。稼軒在囚中。亦有頻夢牧師之作。蓋其師弟氣誼。出入患難數十餘年。雖末路頓殊。而初心不異。其見於詩文者如此。余亦爲詩哭稼軒云。萬里從王擁節旄。通侯青史姓名高。禁垣遺直看封事。絕徼孤忠誓佩刀。元祐黨碑藏北寺。辟疆山墅記東臯。歸來耕石堂前夢。書畫平生結聚勞。其言通侯者。蓋稼軒用翼戴功。以留守大學士封臨桂伯也。

寒廳詩話自序

許彥周云。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若含譏諷。著過惡。誚紕謬。皆所不取。余少孤失學。年二十始學詩。上自漢魏六朝。唐宋金元明。以迄于今。詩家源流支派。畧能言之。嘗浪游南北。徧訪名儒故老。閒居小圃。輒與當代名流往還。側聞前輩長者之緒論。詩盟酒社。裒益不少。荏苒二十年矣。學業無成。篝燈夜坐。追憶平時見聞所得。援筆識之。題曰寒廳詩話。其義竊取諸彥周云。康熙甲申九月閏邱主人顧嗣立題于秀野園。

卷
目
言
言

寒廳詩話

長洲顧嗣立俠君著

無錫丁福保仲祜訂

宋中丞西陂先生學曰。李于鱗唐詩選。境隘而詞膚。大類已陳之芻狗。鍾譚詩歸尖新詭僻。又似鬼窟中作活計。皆無足取。近日王阮亭十種唐詩選。與唐賢三昧集原本司空表聖嚴滄浪緒論。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妙在酸鹹之外者。以此力挽尊宋祧唐之習。良于風雅有裨。至于杜之海涵地負。韓之鼇擲鯨吐。尚有所未逮。持論極當。然王李鍾譚之謬。後人紛紛辨正。未若虞山馮定遠先生班之論。最爲痛快。曰。王李李何之論詩。如貴胄子弟。倚恃門閥。傲忽自大。時時不會人情。鍾譚如屠沽家兒。時有慧黠。異乎雅流。恐王李諸公再生。亦當赧服。

紫陽方虛谷回桐江集論宋詩源流甚詳。畧曰。宋劉五代舊習。詩有白

體。崑體晚唐體。白體如李文正昉徐常侍昆仲銓王元之禹偁王漢謀。

崑體則有楊億劉筠西崑集傳世。二宋郊張乖崖詠錢僖公惟演丁崖

無錫丁氏校刊

州謂皆是晚唐體則九僧劍南希畫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洲簡長青城惟鳳淮南惠崇江東宇昭峨嵎懷古最逼真寇萊

公準魯二交林和靖連魏仲先父子野潘逍遙閩趙清獻怵之徒凡數十家深涵茂育氣極勢盛歐陽公修出焉一變為李太白韓昌黎之詩

蘇子美舜欽二難相為頡頏梅舜俞堯臣則唐體之出類者也晚唐于

是退舍蘇長公軾踵歐陽公而起王半山安石備衆體精絕句五言或

三謝獨黃雙井庭堅專尚少陵秦觀晁補之莫窺其藩張文潛未自然有

唐風別成一宗惟呂居仁本中克肖陳後山師道棄所學學雙井黃致

廣大陳極精微天下詩人北面矣立為江西派之說者銓取或不盡然

陳簡齋與義曾文清幾為渡江之巨擘乾淳以來尤范楊陸蕭尤袤字延之號

成大字至能號石湖吳郡人楊萬里字廷秀號誠齋吉水人陸游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蕭海藻字東夫號千巖三山人誠齋盛稱其詩謂尤蕭范陸虛谷詩曰尤蕭范陸楊震振乾淳聲其尤也

高古清勁盡掃餘子又有一朱文公熹嘉定而降稍厭江西永嘉四靈

趙師秀字紫芝翁卷字續古一字靈舒徐照字道暉徐璣字文淵一字致中字卷字靈舒故亦以照為靈暉幾為靈淵師為靈秀云九僧晚唐體日淺日下然

尚有餘杭二趙復為上饒二泉趙蕃字昌父號章泉韓澆字仲正號澗泉典刑未泯今學詩者不

于三千年間上溯下沿窮探邃索而徒追逐近世六七十年間之所偏

非區區所敢知也。虛谷之論宋詩詳矣。然其大旨則祖江西而祧晚唐。善乎定遠先生之論曰。西崑之流敝。使人厭讀麗詞。西江以麤勁反之。流敝至不成文章矣。四靈以清苦爲詩。一洗黃陳之惡氣象。獐面目。然間架太狹。學問太淺。更不如黃陳有力也。馮已蒼先生舒曰。方公律髓一書。于大段未十分明白。只曉得江西一派。惡知見且不知杜。又何知杜所從來。又何論庾鮑而上至漢魏乎。獨于今世。不論章法。不知起結。如竟陵空同諸派。彼善于此耳。

元詩承宋金之季。西北倡自元遺山。好問而郝陵川。經劉靜修。因之徒繼

之。至中統至元而大盛。然麤豪之習。時所不免。東南倡自趙松雪。孟頫

而袁清客。楠鄧善之。文原貢雲林。奎輩從而和之。時際承平。盡洗宋金餘

習。而詩學爲之一變。延祐大曆之間。風氣日開。赫然鳴其治平者。有虞

楊范揭。虞集字伯生號道園蜀郡人楊載字仲宏浦城人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機清江人揭傒斯字曼碩富州人時稱虞楊范揭又稱范虞趙楊揭趙謂孟頫一以唐爲宗。

而趨于雅。推一代之極盛。時又稱虞揭馬。祖常宋。本繼而起者。世惟稱

陳旅李孝光一二張。翥而新喻傅汝礪。若金宛陵貢泰甫。師泰廬陵張光弼。昱

無錫丁氏校刊

皆其流派也。若夫揣鍊六朝，以入唐律，化尋常之言爲警策，則有晉陵

宋子虛无廣陵成原常廷珪東陽陳居采樵標奇競秀，各自名家。間有奇

才天授，開闔變怪，駭人視聽，莫可測度者，則貫酸齋小雲石海涯馮海粟子

振陳剛中孚繼則薩天錫都刺而後楊廉夫維楨廉夫當元末兵戈擾

攘，與吾家玉山主人瑛領袖文壇，振興風雅于東南。柯敬仲九思倪元

鎮瓚郭羲仲翼鄒九成韶輩更倡迭和，淞泖之間，流風餘韻，至今未墜。廉

夫古樂府，上法漢魏，而出入于少陵二李門下數百人，入其室者，惟張

思廉憲一人而已。明初袁海叟凱楊眉庵基爲開國詞臣領袖，亦俱出

自鐵崖門，而議者謂鐵體靡靡，妄肆譏彈，未可與論元詩也。

元時蒙古色目子弟，盡爲橫經，涵養既深，異材輩出，貫酸齋馬石田祖

常開綺麗清新之派，而薩經歷都刺大暢其風，清而不佻，麗而不縲，于

虞楊范揭之外，別開生面。于是雅正卿琥馬易之葛邈祿酒賢達兼善秦不華

余廷心闕諸公並逞詞華，新聲豔體，競傳才子，異代所無也。

俞犀月瑒曰：少陵五言古詩，發秦州鳳凰臺發同谷縣至成都府各十

二首爭奇競秀。極沈鬱頓挫之致。各首變化。絕無蹊徑雷同。極得畫家濃淡相間之法。又曰少陵詠物。多用比興。賦興者。因物感人也。比者。以物喻人也。賦者。直賦其物也。集中如鸚鵡鷓鴣花鴨麕猿蒹葭苦竹。全是比體。病馬促織。是興體。螢火白小。則直是賦體矣。

老杜畫鷹詩。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犀月曰。二句若說真鷹。何足爲奇。惟以寫畫鷹。便見生色。

犀月謂少陵前後出塞二題。可以畧見唐世兵制。前出塞以府兵言。後出塞以召募言也。此論前人所未發。

老杜論詩絕句。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犀月曰。此詞大家之分也。

作詩用故實。以不露痕迹爲高。昔人所謂使事如不使也。盛庶齋

如梓

謂杜詩荒庭垂橘柚。古壁畫龍蛇。皆寓禹事。于題禹廟最切。青青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皆養親事。于題中扶侍字最切。余謂劉賓客詩樓中飲興同明月。江上詩情爲晚霞。一用庾亮。一用謝朓。讀之使人

不覺亦是此法。阮亭先生云。往年董御史玉虬

文驥

外遷隴右道。留別

余輩詩云。逐臣西北去。河水東南流。初謂常語。後讀北史魏孝武帝西奔。宇文泰循河西行。流涕謂梁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乃悟董語本此。深歎其用古之妙。

杜詩秋興八首。瀛奎律髓止選聞道長安似奕棋一首。歷觀選家。自南宋以來。萬曆以上。皆獨選此首。殊不可解。

已蒼先生嘗誦孟襄陽詩。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云一生失意之詩。千古得意之句。

四明周岷公

斯盛

曰。太白峨眉山月歌。四句中連用峨眉。平羌。清溪。三

峽。渝州五地名。絕無痕迹。豈非仙才。

韓昌黎詩。句句有來歷。而能務去陳言者。全在于反用。如醉贈張秘書詩。本用嵇紹鶴立鷄羣語。偏云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鷄羣。縣齋有懷詩。本用向平婚嫁畢事。偏云如今便可爾。何用畢婚嫁。送文暢詩。本用老杜每愁夜中自足蝸句。偏云照壁喜見蝸。薦士詩。本用漢書強弩之末。

不能入魯縞語。偏云強箭射魯縞。嶽廟詩本用謝靈運猿鳴誠知曙句。偏云猿鳴鐘動不知曙。此等不可枚舉。學詩者解得此秘。則臭腐化爲神奇矣。

犀月謂昌黎詩。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此中機括。彷彿見作文用筆之妙。又善用反襯法。如鄭羣贈簞。攜來當晝不得臥。卻願天日恆炎曦是也。又善用深一步法。如病鴟計校生平事。殺卻理亦宜。亮無責報心。固以聽所爲是也。

藝苑雌黃曰。古詩押韻。或有語顛倒而理無害者。如退之以參差爲差。參以玲瓏爲瓏玲是也。漢皋詩話云。韓愈孟郊輩。故有湖江白紅慨慷之句。後人亦難仿效。德清胡拙明渭曰。漢書揚雄傳。甘泉賦和氏瓏玲。與清傾嚙。嬰成爲韻。文選左思雜詩。歲暮常慨慷。與霜明光翔堂爲韻。是玲瓏慷慨。前古已有顛倒押韻者。非叔自韓公也。

詩家點染法。有以物色襯地名者。如鄭都官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是也。有以地名襯物色者。如韋端已落星樓上吹殘角。偃月

營中挂夕暉是也。

秀水李竹嬾

日華

曰李嘉祐詩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王摩詰但加

漠漠陰陰四字而氣象鬪生江爲詩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林君復改二字爲疏影暗香以詠梅遂成千古絕調二說所謂點鐵成金也若寇萊公化章蘇州野渡無人舟自橫句爲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已屬無味而王半山改王文海鳥鳴山更幽句爲一鳥不鳴山更幽直是死句矣學詩者宜善會之

褚逢樞云王荆公嘗語山谷云古稱鳥鳴山更幽我謂不若不鳴山更幽

阮亭先生謂林君復詩陰沈畫軸林間寺零亂棊枰湖上田寫景最工程孟陽燧有句曰古寺正如昏壁畫層湖都作水田衣本林而工又過之嘗作絕句曰陂塘點點烏犍出夏木陰陰白鳥飛也似江南好風景水田一帶學僧衣蓋用孟陽句也

章碣焚書坑詩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陳剛中博浪沙詩一擊車中膽氣豪祖龍社稷已驚搖如何十二金人外猶有民間鐵未消同一意也而不覺其蹈襲可悟

脫換之妙。

黃月屋

庚

江村卽事二絕句。其一曰：極目江天一望賒。寒煙漠漠日西

斜。十分春色無人管。半屬蘆花半蓼花。其二曰：江村暝色漸淒迷。數點殘鴉雜雁飛。雁宿蘆花鴉宿樹。各分一半夕陽歸。吧公曰：兩詩意同。而各有其趣。

宋子虛老將詩：殺氣銷磨暗鐵衣。夜看太白劍無輝。舊時麾下誰相問。半去封侯半不歸。吧公曰：末句妙在下三字。

吧公謂陸魯望築城詞。有云：城高功亦高。爾命何足惜。直得好。高青邱則云：大家舉杵莫放手。城高不用官軍守。卻比此婉得好。

古人有一字之師。昔人謂如光弼臨軍。旗幟不易。一號令之。而百倍精采。張橘軒詩：半篙流水夜來雨。一樹早梅何處春。元遺山曰：佳則佳矣。而有未安。既曰一樹。烏得爲何處。不如改一樹爲幾點。便覺飛動。又虞道園嘗以詩詣趙松雪。有山連閣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屬橐之句。趙曰：美則美矣。若改山爲天。野爲星。則尤美。又薩天錫詩：地溼厭聞天竺

雨月明來聽景陽鐘。道園見之曰：詩信佳矣。但有一字不穩。聞與聽字義同。盍改聞作看。唐人林下老僧來看雨。又有所出矣。古人論詩。一字不苟如此。

已蒼先生嘗謂世人詩集中。如有擬饒歌和江淹雜擬及東坡尖叉韻。此人必不知詩。悠悠此世。解我語者。畢竟無幾人。又曰：詩有擬不得者。江文通雜體是也。有和不得者。尖叉是也。知此者可與言詩。

葉石林舉東坡獨看紅葉傾白墮。白墮人名。此正如吳下饌鵝設客云。請共過食右軍。阮亭先生曰：此例正多。如山谷詩：春網薦琴高。琴高亦人名。皆自曹瞞。惟有杜康作俑。已蒼先生嘗曰：若琴高可作鯉魚字用。則蘇武可替羊。許由可替牛。孟浩然可替驢。又不止右軍曹公之爲鷺爲梅矣。山谷再生。我亦面誚。讀之不覺失笑。

阮亭先生曰：余嘗見一江南士人擬古樂府。有妃來呼豨豨知之之句。蓋樂府妃呼豨。皆聲而無字。今誤以妃爲女。呼爲喚。豨爲豕。湊泊成句。是何文理。因于論詩絕句著其說曰：草堂樂府擅驚奇。老杜哀時託興

微元白張王皆古意。不曾辛苦學妃豨。先生此論深中嘉。隆七子剿襲古樂府之病。

康熙戊辰五月四日。憶與家兄漢魚嗣舉迂客嗣協招集吳下名士金亦

陶侃俞犀月惠元龍周惕徐大臨昂發張日容大受泛舟閶門。縱觀競渡。

時紅粧掩映。綺羅燭天。日容得句云。隔船可許分明見。五尺珠簾煙雨封。舉座稱善。大臨戲謂曰。子近視。故詩云爾。余所見則不然也。因賦詩云。羣羣翠鬢鬪雙鴉。畫槳相銜壓浪斜。莫道分明看未得。湘簾如霧不藏花。余調停其間。爲賦詩云。風吹咳唾弄雛鶯。掠鬢凭肩箇箇情。十里城濠鋪鏡面。珠簾浸入總分明。

賈長江嘗于歲除。取一歲中所作詩。以酒脯祭之。曰。勞我精神。以此補之。余仿其意。每歲除。取架上手自校勘諸書。陳列秀野草堂。清香燁燭。酒脯具設。再拜而祝之。因作祭書行云云。時亦陶犀月大臨日容並屬和。

韓閣學慕廬先生葵甲戌以前閒居寒碧。寄情詩酒。月有飲會。俞犀月

葉桐初潘徐大臨鮑孝一開家昆季皆把臂入林孝一以酒自豪而與
余飲輒負心頗不甘及閣學被召孝一送之廣陵舟中酒半戲作大言
因出扇索題閣學有聞道虎頭三舍避羨君兩築受降城之句邵寄嘲
余後與孝一遇酒場主人曰今日兩君旗鼓相當盍一決雌雄因取巨
觥各置于前觀者如堵余勉傾其三孝一纔進其二卽頽然醉而逃席
矣舉坐大笑余歸作四絕戲之末云羨君兩築受降城廣武誰成豎子
名幾悞醉鄉韓學士平吳功例欠分明後緘寄都中韓閣學發函爲之
大噓

韓君望先生

洽與楊明遠

紹

俞犀月有吳中三詩人之目君望隱于陽

山嘗手選明詩三十卷名曰詩存因自定其藁一卷曰寄庵詩存中有

龍母祠一篇極爲朱竹垞先生

彝尊

所賞詩曰龍雖靈鱗甲之屬非人

形何爲人母產龍子或言子產母卽死或云龍去母尙存敝衣白食行
荒村鄉人惡之父母擯龍子思親來省覲龍入母懷母乃驚母翻因此
喪厥生豈非人龍本殊類母亦不能通子意子愛母母不知母旣逝子

乃悲龍一怒忽然平地爲深池役風霆走蛟螭築高墳葬母尸或言母非死母神從龍赴淵水貝闕珠宮奉母居龍子龍孫盡歡喜神奇恍惚不可推惟見羊山塢裏巍然祠祠前一古柏滑澤無皴皮龍來目如炬蛩蜒柏上如藤垂前此數十年父老猶見之世間萬事無不有所以史策傳信兼傳疑但願神龍有神禱輒應五風十雨無愆期高原下隰多稼穡受龍之施報龍德子母千年長血食

達按况鍾集龍母姓繆氏及舜未嫁夢與龍叟交彌月產一塊棄水中女歸而塊中

一兒出來乞母乳因收養之及長游湘湖間遂居焉爲之降典雲雨歲歸省母自後每亢旱祈禱即應立祠祀之

君望先生工于詠物其鐵馬詩云急響中宵發凌空鐵騎行不知風信至頓使旅魂驚當世正多事吾儕方苦兵那堪檐宇下又作戰場聲格調直追老杜

大臨乙未亭集多詠物之作如詠柳詩曰爲有春風怨玉簫江南是處拂長條多愁人嫁娉婷市送遠車迴宛轉橋月影半沈烟暮暮鶯聲不斷雨瀟瀟可憐張緒才名減贏得風流似舞腰其二曰惹霧籠烟障碧紗可憐長是占年華渡頭帆過千株亂樓角風來一面斜葉爲多情曾

似眼。絮緣無賴不成花。差池到得清秋後。莫道錢唐勝館娃。其二曰。誰
製新聲贈別離。東風搖蕩綠烟絲。銅駝陌上經秋折。元武湖邊盡日垂。
歌輒奈何愁不見。樹猶如此悔相思。德華舊曲傳囉噴。試唱儂家楊柳
枝。丰神飄逸。千古絕調。卽樊南金筌無以過之。他如菊屏云。日斜影障
烏藤几。雨溼香消白雁天。玉簪云。玉燕到銜鬢髻。粉鸞新琢步搖花。
虞美人云。露浥明珠。下淚風欹嬌靨帳中人。石榴云。寶氣網收滄海
樹。生枝猩染玉屏風。燕云。細溫舊語穿紗幕。小蹴輕波漾鏡花。又當風
斜挽穿花尾。衝雨遙呼哺子聲。皆佳句也。

大臨近體。余最愛其揚州四律。其一曰。木鷺沈處錦颿斜。隋氏離宮接
暮霞。辱井有魂翻玉樹。仙都無夢餉金蛇。裙纈禹穴千年繭。鏡湧迷樓
萬朶花。莫向吳宮臺上望。江南江北總無家。其二曰。十載揚州好夢賒。
文章杜牧占繁華。偶來秋水芙蓉幕。恣看春風荳蔻花。帳底離情微注
淚。眼中密意小回車。只應司馬村頭冢。把與雷塘香土遮。其三曰。四鎮
切名歎忽淪。延和高閣醮仙真。思驂鶴轡收風實。細舞霓裳蹋月輪。院

裏吹簫秦駙馬。階前說劍聶夫人。可憐鷓子翻城後。元女兵符不救身。
其四曰。欄檻層層俯薜蘿。文章太守昔經過。花爭幕下紅妝豔。山借江
南翠黛多。酒拍玉船添畫燭。香籠繡毯試蠻鞞。春風楊柳垂垂綠。腸斷
蘇公一曲歌。

周岷公過余秀野草堂。有人以扇求書平生最得意之作。岷公援筆題
云。遇留亦不意。五世一生心。竟抱夷齊恨。難同園綺吟。椎銷秦鹿氣。歌
變楚猴音。事了身從退。神仙疑至今。蓋證山集中登子房山詩也。

達按岷
公一字

山證

證山最喜王半山詠史絕句。以爲多用翻案法。深得玉溪生筆意。如范
增詩云。中原秦鹿待新羈。力戰紛紛此一時。有道弔民天卽助。不知何
用牧羊兒。千古別具隻眼。證山嘗有亞父詩云。龍文五采事堪疑。憤懣
君王只自爲。一箇王孫猶不識。不知何計可稱奇。此意亦無人說到。又
雍齒墓詩云。他人偶語汝封侯。空斬丁公一箇頭。富貴由來關骨相。不
妨爲德亦爲讐。李斯詩云。古今都付劫灰餘。牽犬東門禍已儲。偏是銘

山文字好不知平日讀何書此等議論應不讓半山也

唐考功東江

孫華

門神詩云文武衣冠色正殷居然鵠立似朝班將軍

本自名當戶丞相于今亦抱關闔外未聞持玉鑰檐頭惟見倚銅環迎

新送故君休歎免受推排且莫問領聯膾炙人口由考功熟于史學故

對仗精切如此

黃岡杜于皇

澹

晚號茶村老人少時詠蘇東坡詩堂堂復堂堂子瞻出

峨眉早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合肥龔端毅公

鼎華

酒間嘗擊節誦之

以為二十字說盡東坡一生真不可及

褚逢椿云此合肥有感于已故賞之

成都費此度

密

朝天峽詩云一過朝天峽巴山斷入秦大江流漢水孤

艇接殘春暮色愁過客風光惑榜人明年在何處杯酒慰艱辛阮亭先

生偶于友人几上見詩一卷取視之讀至大江一聯擊節歎賞詢之乃

此度作也賦詩贈之云成都跛道士萬里下峨岷虎口身曾拔蠶叢句

有神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十字須千古何為失此人遂與定交

阮亭先生絕句有末句直用古人成句者如題鄒衣白畫云雲嵐半幅

落人間。衣白山人去不還。卻憶題詩東澗老。夕陽粉本出關山。題小長蘆圖云。一蓑一笠日相隨。不似官人似釣師。七字愛吟楊處士。亂堆漁舍晚晴時。亦一體也。

竹垞先生謂國初有無名氏九日題雨花臺詩。風雨蕭蕭戶未開。忽聞隣叟負薪回。自言今歲登高便。曾上鍾山絕頂來。無限感慨。卻含蓄不露。

諸暨陳章侯

洪綬

國初隱者。工詩畫。嘗有贈走解女子詩曰。桃花馬上

董飛仙。自擘生綃乞畫蓮。好事日多還記得。庚申三月岳墳前。竹垞先生極喜誦之。先考功令山陰時。章侯曾以詩贈曰。道士莊前喫菱芰。白公隄畔繫船樓。老人安穩三年醉。多謝山陰顧邑侯。筆意超絕。

竹垞先生過晉水祠。觀唐太宗碑。偶集杜子美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之句。上谷陳祺公上年富平李孔德因篤見而擊賞。因寓書定交。

麻城劉百年

淑頤

善集唐。贈商邱宋西陂先生云。曾入甘泉侍武皇。李

暫隨紅旆佐藩方。

韋莊

長承密旨歸家少。

王建

出使星轅滿路光。錢

起 謀略久參花府盛。韋渠平 風流三接令公香。李頎 共言東閣招賢地。孫

逖 肯為詩篇問楚狂。周賀 使事最切而無組織之痕。至若郊行云。聞鐘

投野寺。李端 看竹到貧家。王維 過毛丹儀郊居云。四隣因野竹。楊顏 一

室向青山。耿漳 寄周示素云。萬事無成空過日。戎昱 百年多病獨登臺。

杜甫 晴霽即事云。蒲生岸脚青刀利。韋莊 雲鎖峯頭玉葉寒。劉兼 贈歌

妓云。絃絃掩抑聲聲思。白居易 字字清新句句奇。韋莊 皆巧妙句也。

梁谿朱贊皇。襄 無題集韻詩三十首。座主慈谿姜先生。宸英 極喜之。謂

如新水亂侵青草路。好風輕透白莎衣。千樹梨花百壺酒。一莊水竹數

房書。夢中魂魄猶言是。懷裏琅玕今在無。湘妃舊竹痕猶淺。阿母蟠桃

香未齊。誰知春色朝朝好。剛為浮名事事乖。欄前柳色分張綠。雨裏梨

花寂寞開。一彈流水一彈月。半入江風半入雲。孔雀鈿寒窺沼見。狻猊

香煖傍簾閒。流水帶花穿巷陌。歸雲擁樹失山邨。滿砌荆花鋪紫毯。點

溪荷葉疊青錢。酒醒虛閣秋簾捲。月滿寒江夜笛高。海棠花底三年客。

蟋蟀聲中一點燈。此在全首或未為佳句。殘縑舊繡。一經其心杼而新

之有起有承。有轉有闔。莫不聲切雲漢。思入杳冥。此贊皇詩法也。吾師之言。極中肯綮。他如也知京洛多佳麗。未信河梁是別離。花落元宗回蜀道。雨昏張載勒銘山。蜀箋都有三千幅。錦瑟無端五十絃。近侍卽今難浪迹。苦吟殊未補風騷。欲就麻姑買滄海。曾隨織女渡天河。顧我有懷同大夢。學仙難得是長生。明月自來還自去。行雲歸北又歸南之句。皆流麗而工穩。孔毅父王介甫輩。不得獨以此擅場矣。

余丙子歲始識姜先生于京邸。謂曰。昔年徐司寇乾學語余。早間聽俠君談詩。旁若無人。殊可畏也。因贈余詩云。年前憶得南州話。劇飲論詩實怕人。今日逢君湖海氣。老夫情味轉相親。余于司寇交最後。詩場酒座。時蒙獎許。每讀吾師絕句。感舊懷賢。不勝悽惋。

丙子春寓宣武門外三忠祠。小屋數間。蕭疏可愛。因顏之曰小秀野。時海寧查德尹嗣琛嘉善柯南陔煜桐城劉北固輝祖方靈皋苞江浦劉大山

嚴泰州宮友鹿鴻歷武進錢亮功名世徐學人永寧嘉定張漢瞻雲章常熟蔣

揚孫廷錫大興王崑繩源方共樞辰俱集京師。乃舉逢十之集。率以賦詩

集 詩 卷 十 無錫丁氏校刊

飲酒爲樂。倩禹鴻臚尙基之鼎繪小秀野圖。余自題四絕句。和者百餘

人。余詩有云。繞牆新插翠芭蕉。根護薔薇粉欲消。試聽雨聲催葉響。秋

來無限可憐宵。是科無一人受知者。德尹曰。此首殆詩讖也。達按小秀野圖今歸杏樓水部

商邱中丞撫吳。一日乘晚舟泊虎邱。獨坐千人石上翫月。至二鼓嘯詠

而歸。絕句四章。傳于都下。余寄公詩有韻事人傳。乘月出好官。自喜得

詩多之句。中丞公每對客輒誦之。

余山陰集中。如謁禹陵南鎮吼山峽山行諸長篇。王新城先生極加擊

賞。曰。近代以來。無此作也。

壬午春游閩粵。往還四月。得詩百餘首。名噉荔集。又倩人作噉荔圖。自

題十絕。有攢劒山光沸鼎水。此行只爲荔枝來之句。竹垞先生序其前

云。其材也博。其志也專。如絃在桐。拊之而益永。如金在冶。約之而彌堅。

余秀野草堂四字。鄭谷口簠所書漢隸。爲已巳筆也。癸未過嚳城。行見

人家破屋下有婁子柔。堅書秀野園三大字。筆力遒勁。喜其與草堂名

相符也。購歸顏之小圃。因賦詩曰。到處常于秀野宜。練川三字見風姿。

地留名筆添佳話。天爲人閒助好詩。侃強全行抉石勢。淨圓想見畫沙時。呼童拂拭攜歸去。將向閩邱費酒卮。其二曰。當時鄭篋隸兼蝌。試比婁堅定若何。花竹媿難齊獨樂。白蘇喜得各東坡。買書何愧黃金散。對客徒憐白髮多。一十七年詩酒債。好傳軼事倩搜羅。達按鄭字汝器上元人。以八分擅名竹垞。謂古今第一。

湖見者絕倒。

達按大小雅堂集題爲家受谷同年小照

在武林有人持小照索題。初不設色布景。題詠者陳腐滿紙。余戲題曰。山光水影白模糊。獨擁春風入此圖。不是畫師慵著筆。料無好景勝西

湖。施氏吳之洞庭山人。歸于吳。年二十四而夫逝。姑強之改適。不從。以三世四喪未舉。而族無可嗣。不敢遽死。越四載。乃立族子爲嗣。姑復密謀奪志。氏知之。作絕命詞一首。以綿緜自縊死。其哭夫詩曰。君去修文上玉樓。吾今苟活總堪羞。太湖萬頃漣漪水。不抵霜閨血淚流。讀之令人酸鼻。余題其遺詩後曰。絕命詞終山鬼呼。可憐薄命遇嚴姑。四年血淚

知多少。盡逐西風入太湖。

達按郡志施名婉貞年二十適金灣吳翰章匠門書屋集有施烈婦哀詞

文與也。

點

金亦陶皆名家子。善書畫。以詩名。時號文金。與也。隱居竹隲。

亦陶居吳城霜林巷。無子。性好鈔書。元人文集鈔至百種。余元詩選所收。半其藏本也。癸未甲申間相繼而歿。余俱有詩哭之。哭與也曰。老去詩篇無俗韻。閒來書畫得家風。哭亦陶曰。自是林逋不再娶。非同伯道歎無兒。

愛客嘗儲千日酒。讀書曾破萬黃金。余甲申歲四十生日自述詩也。秦州繆湘芷沉最愛此二語。以為秀野先生實錄。達按繆江蘇泰州人康熙己丑進士一甲第三名官至刑部侍郎國

史有傳

先太史著述繁富。其見於世者。韓昌黎溫飛卿蘇東坡詩集注。及元詩選。閻邱辯囿。閻邱詩集。流傳最廣。此外又有唐詩述。宋詩刪。金詩補。今詩定。暨春樹閒鈔。吳下舊聞。舟車雜志。讀書紀纂。給札閒鈔。河西日記。秀野園文集。紅柑白蕩亭詩集十餘種。或散軼無存。或毀棄篋笥。今春偶理舊篋。得寒廳詩話二卷。首尾完全。中有一二磨滅。因為補綴。俾無脫落。珍諸篋中。以視漁洋詩話漫堂說詩諸帙。正未知何如也。曾孫達尊謹識。

寒廳詩話跋

詩話作而詩存。亦詩話作而詩廢。非詩廢也。今之翕張風雅。軒輊人才。片語單詞。悉以己意爲去取。而安得爲知詩。而安得爲能話。俠君先生學問淵博。著述繁富。戢影秀野園。以文酒友朋爲性命。名人過吳。輒恐不詣其宅。其風誼如此。嘗選元人詩集。搜羅廣博。殆無滲漏。百年文獻。皎若日星。復出子墨之餘。溢爲詩話。獨出手眼。刊落庸近。以視時賢。區以別矣。辛丑初秋。吳江沈懋懋識。



茗香詩論序

稿嘗聞先賢遺論。謂聖人之道。一再壞於楊墨佛老。而更壞於詞章。故三代聖賢。諄諄焉以明道也。漢唐宋諸大儒。更起而述之。以衛道也。後世君子。有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亦其所以見道也。不見道。不可以詩。苟爲詩而非其道。則更不可以爲教。伊川夫子稱唐賢詩於吾道有見處。豈異人乎。嗚呼。三百之蘊。千萬古而莫能盡。其大本則以治性情而極其用於興禮樂而已。迺周亡於無禮。秦亡於無詩。晉宋而降。禮慙而詩靡。其亦性情不治之罪矣。斌讀先生詩論。初卒業而思曰。詩之爲教。孰從而大之。又孰從而小之。孰從而弊之。又孰從而完之。既迺三復斯編。睠然合符。灼然而有以質焉。以爲是可以反古復始者也。是不壞於詞章。可以治其性情者也。先生之功於詩。與惠於學。詩者。自斌始矣。斌以末學。但能知先生爲人。不能盡知先生所作詩何如。今於詩論亦未知視古人論詩何如。而其於道。則殆有見哉。則殆有見哉。嘉慶三年七月。德清陳斌序。

卷之
一
一

茗香詩論

仁和宋大樽左彝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客問曰。曩觀王文簡所編唐賢三昧集。信而好之矣。謂三昧之旨。非抗辭幽說。閑意眇指。獨馳騁於有無之際者也。顧學之久。譬畫者畫於無形。絃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答曰。誠若所訛者。豈蒙之克辨也。雖然。試言之。學三昧集。見終矣。若原始。抑猶未也。列子之言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始何事。厥中惟靈。厥外惟無。此吾向者未作詩之說也。終何底進而未極。往而未至。虛而未滿。此昔王文簡既作詩之說也。始始而終終。取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也。客憬然曰。曩者之於詩。譬畫者絃者之斬其手也。余復開動端萌。客請綴之。以其類。爰據古言而證之。而廣之。而或反之。表左。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化以彼之形質。橘踰淮爲枳。麝食栢而香。化以彼之氣。合歡獨分。萱草忘憂。化以彼之神。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

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質化以我之形。螟蛉之子。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形質化以我之氣。聲無哀樂。氣化以我之神。前之說中人以下之終事也。後之說中人以上之始事也。而所以始始者不存焉。蓋其難也。

知始則知本。漱六藝之芳潤。非本也。約六經之旨。乃本也。清晝受西方之教者。亦曰詩六經之菁英。事以末來。而情以本應。末卽本也。歐陽永叔不喜史記。蘇子美不喜杜詩。洵弗闕爲通人。若不本之六經。雖復熟精文選理。有是非頗謬者矣。雖然。揚子雲非聖哲之書不好也。何爲乎劇秦美新。蓋本之中。又有本焉。循條失枝。厥本焉窮耶。性以從欲爲歡。六經以抑引爲主。苟不便學者。則以嵇中散之論進之曰。難自然好學。詩之緣起。見於毛公說詩。及紫陽夫子詩序。知詩之何爲而作。與上之所以爲教。則知不徒在作詩。亦不可徒作詩。且蓋誦詩乎。卽以辭章論。古無踰於三百者。以人論。二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作雅頌者。往往聖人之徒。人之足重。無踰於此者。曾經聖裁。刪本之善。無踰於此者。章

句訓詁皆大儒注釋之精詳無踰於此者童而習之習熟亦無踰於此者。

李仙杜聖固已李則曰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杜則曰別裁僞體親風雅遐哉邈矣學語仙聖語當思仙聖胸中何所有有仙聖胸中所有稱心而言不已足乎明道夫子曰周南召南如乾坤聖人且訓伯魚爲之於序第誦之仰而見光俯而見土以遊以嬉樂莫大焉。

易取象詩譎諫猶之寓言也但取象如詩之有比譎諫則不必於象第以經解經有離合矣固而求之風人其儉父乎。

太白有云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古道必何如而復也三百後有補亡離騷後有廣騷反騷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樂府後有雜擬非復古也勦說雷同也三百後有離騷離騷後有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外有樂府後有建安體有嗣宗詠懷詩有陶詩陶詩後有李杜乃復古也擬議以成其變化也或且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蒙竊惑焉夫古道何爲其不可復也。

詩以寄興也。有意爲詩，復有意爲他人之詩，脩辭不立其誠，未或聞之前訓矣。蔡中郎曰：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雖言辭賦，厥後詩之仿效亦莫不然。蓋競利者如彼矣。子雲作賦，常擬相如以爲式，尋以爲非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于是輟不復爲，而大覃思，渾天作元文，桓譚以爲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前之擬相如賦，猶不寄興之詩也。競利也。後之作元文，猶寄興之詩也。非競利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夫物之無益於人者，人弗貴之矣。史稱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是非之閒，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從者已過半矣。然則詩之能益人，亦何閒於窮達哉。知此庶乎其道尊。有形無神者，無論已。形神離合之故云何。陶貞白有言：凡質象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

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鍊之事極感變之理通也鑄鍊云何曰以藥石鍊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而以善德解其纏則其本也詩之鑄鍊云何曰善讀書縱遊山水周知天下之故而養心氣其本乎感變云何曰有可以言言者有可以不言言者其可以不言言者亦有不能言者也其可以言言者則又不可言者也

函牛之鼎一旦立之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可熟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太白曰寄興深遠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束之以聲律不幾如俳優哉蒙亦謂近體有止境古體無止境君子之於學也爲其難者而已

不佇興而就皆迹也軌儀可範思識可該者也有前此後此不能工適工於俄頃者此俄頃亦非敢必覲也而工者莫知其所以然太虛無爲之風無終始之期列子有待之風登空汎雲一舉萬里尙何有迹哉

武帝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非

邢夫人身也。此不足當人主矣。於時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誦古人詩，不可惜其故衣，獨身來前時。然佳人不同面，美人不同體。李夫人之於邢夫人，夷光鄭旦之於李夫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同林異條，異苔同岑。君子以同而異，且迫而視之，有湍際不可得見，指揮不可勝原者。必曰其源出於某，此詩品之皮相也。曩遊天台，歸人問其勝，答曰：「山不類山，水不類水，人類仙，物類靈。」坐有人曾遊鷄足山，曰：「竟類鷄足山。」夫天台誠不必不類鷄足山，鷄足山斷不類天台而爲鷄足山，其同焉者，則山水人物之性也。其性之不同而歸於同，而亦無害於不同焉者，則天地之大也。荔枝似龍眼，似之似也；似江瑤柱，不似之似也。不靳其似，正不靳其不似也。

古有一代偉人，不必以詩名者；有博涉多通，不必以屬詠自娛者；有工詩不必備體與求多者；有傳世千百年猶難求其歸趣者。

漢魏之詩，所謂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晉宋而降，雖有逸影。

之迹永繫幽冥之阪。

或問詩至靖節。色香臭味俱無。然乎。曰非也。此色香臭味之難可盡者。以極澹不易見耳。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雷不驚人。電不眩目。霧不塞望。雪不封條。陰陽和也。和氣之流。必有色香臭味。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喬。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人養天和。其色香臭味亦發於自然。有三百之和。則有三百之色香臭味。有靖節之和。則有靖節之色香臭味。

前人謂孔氏之門。如有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噫。是何言也。以漢之樂府古歌辭升堂。十九首入室。廊廡之間。坐陶杜。庶幾得之。

漢詩之於二南。猶春秋時之魯。魏猶齊。陶詩猶漢之文帝。雖不用成周禮樂。尙時時有其遺意。

遊山水無本。雖模山範水。道不存焉。陶貞白尋山誌曰。倦世情之易撓。迺杖策而尋山。得志者忘形。遺形者神存。元雖遠其必存。累無大而不

忘物我之情雖均。因以濟吾之所尚也。謂萬感其已會。亦千念而必諧。反無形於寂寞。長超忽乎塵埃。既靜且壽。貞白似之。康樂雖有冥會。顧身爲車騎將軍之孫。襲封爵。宋受禪復仕。則倦世情之易撓者無之。已不及貞白之靜。其不免於見法也。則反無形於寂寞。長超忽乎塵埃者無之。亦自賊其壽矣。淵明田園詩之佳。佳於其人之有高趣也。使淵明遊山賦詩。不知又當何如。至宋之詩人。無踰康樂者。遂與陶並稱。幸矣。若董江都山川頌。尤獨見其大者。蓋貞白綜析無形者也。江都包括無外者也。考槃之詩曰。碩人之軸。言卷而懷之也。山居之本也。

宜言飲酒者莫如詩。飲詩人之通趣矣。奈參迹者殊多焉。七月言酒者二。惟用之於親親尊上而已。此飲之聖乎。靖節嗜飲曰。有酒斟酌之。又曰。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昭明所稱情不在於衆事。據衆事以忘情者也。其飲之中行乎。太白則曰。古來聖賢俱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放已太甚。殆飲之狂乎。劉阮昏酣。雖曰有託而逃。然乖名教者大矣。何曾責阮籍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曾之責衆皆醉而我獨醒者也。顏延

之稱劉伶非荒宴。庾信論其未飲酒。反無真氣。二子蓋舖其糟而歎其醜者也。然則太白猶古之狂也。肆劉阮則今之狂也。蕩乎抑之戒曰。三爵不識。矧敢多又。殆飲之狷乎。嗣宗所云委曲周旋儀。姿態愁我腸者。其中或有飲之鄉愿乎。山簡爲南征將軍。出鎮襄陽。於時朝野危懼。簡惟優游卒歲。惟酒是就。乃下愚不移者矣。

曲寫閨怨。如水益深。如火益熱。非教也。我心匪石。性不可改。不能奮飛。義不可去。實命不猶。命又不可挽。蝮螫止奔。曰不知命也。知命若此。不知命若彼。千古英雄失足。豈不以此哉。

蔡中郎之死獄中。乃王允追怨子長。謗書流後。放此爲戮。謗之流毒若是哉。范蔚宗亦以不得志。撰後漢書。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後竟坐謀反伏誅。雅之變。亦有憫時嫉俗者矣。然既出於是非之公。又其忠厚惻怛。雖蒙其訕譏者。猶感激焉。不則失所養。亦喪詩品。其嬰累悔生。抑後矣。若夫虞卿窮愁著書。其所言者。乃大易盈虛消息之理。亦善於窮愁者也。董子士不遇賦曰。雖矯情而獲百利兮。終不如正心。

而歸一善緣既迫而後動兮。豈云稟性之惟偏。若是更何有於窮愁。考槃之篇曰。永矢弗告。或謂卽陶貞白祇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之意。信矣。第後人當知樂且不必言。況不樂耶。悽悽瞽言。敬告山澤之臞之有怨憤者。

齊梁陳隋之格之降而愈下也。其由來安在。齊之王儉韓蘭英先仕宋。劉繪後仕梁。梁之范雲邱遲任昉張率柳惲周捨徐勉先仕齊。庾信後仕北周。江淹沈約先仕宋。齊陳之陰鏗徐陵沈炯周宏正張正見顧野王先仕梁。周宏讓先仕侯景。徐孝克阮卓蔡凝潘徽後仕隋。江總先梁後隋。隋之姚察虞世基虞綽王胄先仕陳。柳詵先仕梁。李德林諸葛穎孫萬壽先仕齊。于仲文先仕周。何妥先仕梁及周。盧思道李孝貞薛道衡魏澹先仕齊及周。元行恭先仕北齊。辛德源先仕北齊及周。楊素崔仲方先仕周及梁。孔紹安後仕唐。袁朗先陳後唐。偶指數之。皆詩人之名級故高者也。嗟乎嗟乎。羣言之長。德言也。女事二夫。男仕二姓。尙何言乎。晉宋詩人之失節者。緊豈獨無。顧晉有陶靖節之高趣。入宋

終身不仕。又有束皙之沈退。張翰之慮禍。張協之屏居草澤。嵇紹之以身衛帝。劉琨之戴帝室。郭璞之阻逆謀。宋亦有顏延之不受資供。王徽素無宦情。沈慶之盡言諫諍。赫矣遐跡。世教賴焉。齊謝朓不從江祐之謀。王僧祐不交當世。風韻清疎。如孔稚珪。徵而不就。如顧歡。猶有晉之遺風。梁以後如蕭子雲。不樂仕進者寥寥矣。陳之狎客通脫。以俳優自居者有之。至隋則晉王廣之弑立。其謀遂出自楊素。此其由來。非獨在慕榮利也。蓋廉恥道喪。且有使之然者矣。齊武帝布衣時。嘗游樊鄧。登阼後。憶往歌估客樂。曰。意滿辭不叙。猶尙有羞惡之心者。乃導之者。有釋寶月矣。若簡文宮體。直寫妖淫。後主男女倡和。極於輕蕩。煬帝且殿脚女千人。迷樓居後宮女數千人。雖所撰飲馬長城窟行。頗存雅正。然有諸內。必形諸外。則有江都宮掖諸作焉。夫一變而爲清談。再變而爲極欲。其病同歸于必斃。顧清談者聽其自斃而已。極欲者又趣之。蟋蟀之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卽曰無已太康矣。況至于好色而淫耶。好色而淫。則發乎情者不止乎禮義。不止乎禮義。則無廉恥。無廉恥。安得

有氣節。以流極之運。加以登高之呼。城中好高髻。四方長一尺矣。蓋聲音發于男女者。易感風化。流于朝廷者。莫大也。特是田野之夫。猶思有清白行。洋洋搢紳。豈獨爲邦鄉所宗。後儒晚學。咸取則焉。縱不克止沸。亦何至厝火于積薪。誦其詩不知其人。斤斤焉。僅斥其詩格卑靡。定爲下品之第。何異向名倡而責之曰。曷不綴道論以自娛。苟展其狂直。以匡益無行。豈不方圓其柄鑿哉。